

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6011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6011X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刘庆邦

页数：304

字数：2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刘庆邦短篇小说选（点评本）》了他的带有名家点评的部分作品结集而成，是一本不错的文集。他的的作品主要以写农村和煤矿等题材为主，比较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，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。文字细腻、生动，是难得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。林斤澜、雷达、陈思和、李敬泽、王安忆等名家对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很推崇，对他的很多作品都做过点评，确为难得的精品。

## 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### 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当代著名作家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

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等七部，另有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等中短篇小说、散文集三十余种，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。

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先后获第二届、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

《到城里去》《红煤》分别获第四届和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。

另获《北京文学》奖七度，《小说选刊》奖三度，《人民文学》奖二度，《十月》文学奖三度，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五度等。

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

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。

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等国文字。

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书籍目录

- 刘庆邦 走窑汉  
程德培 这“活儿”让他做绝了(点评)  
陈福民 人性之美与生命之痛(点评)  
刘庆邦 鞋  
林斤澜 写短篇更需要锻炼技巧(点评)  
李敬泽 优美的小说(点评)  
刘庆邦 玉字  
王安忆 从可怜虫到复仇女神(点评)  
刘庆邦 血劲  
王安亿 故事升级(点评)  
刘庆邦 少男  
雷达 自尊的苦闷与成长的烦恼(点评)  
刘庆邦 手艺  
孙荪 外绝活(点评)  
刘庆邦 外衣  
李敬泽 关于《外衣》(点评)  
刘庆邦 双炮  
刘庆邦 大活人

.....

## &lt;&lt;刘庆邦短篇小说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鞋 刘庆邦 有个姑娘叫守明，十八岁那年就订了亲。姑娘家一订亲，就算有了未婚夫，找到了婆家。未婚夫这个说法守明还不习惯，她觉得有些陌生，有些重大，让人害羞，还让人害怕。她在心里把未婚夫称作那个人，或遵从当地的传统叫法，把未婚夫称为哪哪庄的。那个人的庄子离他们的庄子不远，从那个人的庄子出来，跨过一座高桥，往南一拐，再走过一座平桥，就到了她们庄。两个村庄同属一个大队，大队部设在她们庄。那个人家里托媒人把订亲的彩礼送来了，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，有灯草绒、春风呢、蓝卡其、月白府绸，还有一块石榴红的大方巾。那时他们那里还很穷，不兴买成衣，这几样东西就是最好的。听说媒人来过彩礼，守明吓得赶紧躲进里间屋去了，手捂胸口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母亲替女儿把东西收下了。母亲倒不客气。媒人一走，母亲就把那包用红方巾包着的東西原封不动地端给了女儿，母亲眼睛弯弯的，饱含着掩饰不住的笑意，说：“给，你婆家给你的东西。”对于婆家这两个字眼儿，守明听来也很生分，特别是经母亲那么一说，她觉得有些把她推出去不管的味道，她撒娇中带点抗议地叫了一长声妈，说：“谁要他的东西，我不要！”母亲说：“不要好呀，你不要我要，我留着给你妹妹做嫁妆。”守明的妹妹也在家，她上来就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，说她才不要那个人的破东西呢，她要把那个人的东西退回去，就说姐嫌礼轻，要送就重重地来。“再胡说我撕你的嘴！”守明这才把东西从母亲手里接过来了。她有些生妹妹的气。生气不是因为妹妹说的礼轻礼重的话，而是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。那名字在她心里藏着，她小心翼翼，自己从来舍不得叫。妹妹不知从哪里听说的，没大没小，无尊无重，张口就叫出来了。仿佛那个名字已与她的心有了某种连结，妹妹猛丁一叫，带动得她的心疼了一下。她想训妹妹一顿，让妹妹记住那个名字不是哪个小丫头片子都能随便叫的。想到妹妹是个心直口快的，说话从来没遮拦，说不定又会说出什么造次话来，就忍住了。守明正把东西往自己的木箱里放，妹妹跟过来了，要看看包里都是什么好东西。姐姐对她当然没有好气，她说：“哪有好东西，都是破东西。”妹妹嘻皮笑脸，说刚才是跟姐姐说着玩呢。向姐姐伸出了手。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，坚决不让妹妹看，连碰都不让妹妹碰，她把包袱放进箱子，啪嗒就锁上了。妹妹被闪了手，觉得面子也闪了，脸上有些下不来，她翻下脸子，把姐姐一指说：“你走吧，我看你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！”“我走不走你说了不算，你走我还不走呢。”“谁要走谁不是人！”母亲过来把姐妹俩劝开了。母亲说：“当闺女的哪个不是嘴硬，到时候就由心不由嘴了。”家里只有守明一个人时，守明才关了门，把彩礼包儿拿出来了。她一块一块地把布页子揭开，轻轻抚抚摸摸，放在鼻子上闻闻，然后提住布块两角围在身上比划，看看哪块布适合做裤子，哪块布做上衣才漂亮。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也顶在头上了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。

## &lt;&lt;刘庆邦短篇小说选&gt;&gt;

她的脸早变得红通通的，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。

想到新娘子，她把眉头一皱，小嘴儿一咕嘟，做出一副不甚情愿的样子。

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看，她就展开眉梢儿，耸起小鼻子，轻轻微笑了。

她对自己说：“你不用笑，你快成人家的人了。”

说了这句，不知为何，她叹了一口气，鼻子也酸酸的。

有来无往不成礼，按当地的规矩，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。

这对守明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平生第一次为那个将要与她过一辈子的男人做鞋，这似乎是一个仪式，也是一个关口，人家男方不光通过你献上的鞋来检验你女红的优劣，还要从鞋上揣测你的态度，看看你对人家有多深的情义。

画人难画手，穿戴上鞋最难做。

从纳底，做帮儿，到缝合，需要几就节儿，哪个环节就不对了，错了针线，鞋就立不起来，拿不出手。

给未婚夫的第一双鞋，必须由未婚妻亲手来做，任何人不得代替，一针一线都不能动。

让别人代做是犯忌的，它暗示着对男人的不贞，对今后日子的预兆是不吉祥的。

为这第一双鞋，难坏当地多少女儿家啊！

有那手拙的闺女，把鞋拆了哭，哭了拆，鞋没做成，流下的眼泪差不多能装一鞋壳儿。

做鞋守明是不怕的，她给自己做过鞋，也给父亲和小弟做过鞋，相信自己能给那个人把第一双鞋做合脚。

在给父亲和小弟做鞋时，她就提前想到了今天这一关，暗暗上了几分练习的心，如今关口就在眼前，她的心如箭在弦，当然要全神贯注。

守明开始做鞋的筹备工作了。

她到集上买来了乌黑的鞋面布和雪白的鞋底布，一切全要新的，连裕襟和垫底的碎布都是新的，一点旧的都不许混进来。

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让母亲觉得有些可笑，但母亲不敢笑，母亲怕羞了女儿。

母亲悄悄地帮女儿做一些女儿想不到、或想到了不好开口的事情，比如，女儿把做鞋的一应材料都准备齐了，才想起来还没有那个人的鞋样子。

不论扎花子，描云子，还是做鞋，样子是必需的，没样子就不得分寸，不知大小，便无从下手。

女儿正犯愁，母亲打开一个夹鞋样的书本，把那副样子送到了女儿面前。

原来，母亲事先已托了媒人，从那男孩子姐姐手里把男孩子的鞋样子讨过来了。

女儿不大相信这是真的，但从母亲那肯定的目光里，她感到不用再问，只把鞋样子接过来就是了。

她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感动，遂低下头，不敢再看母亲。

拿到了鞋样子，等于知道了那个人的脚大小。

她把鞋底的样子放在床上，张开指头作了作，心中不免吃惊，天哪，那个人人不算大，脚怎么这样大。

俗话说脚大走四方，要是他四处乱走，剩下她一个人可怎么办。

她想有了，应该在鞋上做些文章，把鞋做得比原鞋样儿稍小些，给他一双小鞋穿，让他的脚疼，走不成四方。

想到这里，她仿佛已看见那个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，那个人由于用力提鞋，脸都憋得红了。

她问：“穿上合适吗？”

那个人吭吭吃吃，说合适是合适，就是有点紧，有点夹脚。

她做得不动声色，说：“那是的，新鞋都紧都夹脚，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。”

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，回来说脚疼。

她准备的还有话，说：“你疼我也疼。”

那个人问她哪里疼。

她说：“我心疼”那个人就笑了，说：“那我给你揉揉吧！”

她有些护痒似的，赶紧把胸口抱住了。

她抱得动作大了些，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回来。

## &lt;&lt;刘庆邦短篇小说选&gt;&gt;

她意识到自己走神走远了，走到了让人脸热心跳的地步，神都回来一会儿了，摸摸脸，脸还火辣辣的。

瞎想归瞎想，在动剪子剪裕褡时，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。

男人靠一双脚立地，脚是受不得委屈的。

做鞋的功夫在纳鞋底上，那真称得上千针万线，千花万朵。

在选择鞋底针脚的花型时，她费了一番心思：是梅花型好？

枣花型好？

还是对针子好呢？

她听说了，在此之前，那个人穿的鞋都是他姐姐给做，她姐姐的心灵手巧全大队有名，对别人的针线活儿一般看不上眼。

待嫁的闺女不怕笨，就怕婆家有个巧手姐。

这个巧手姐给她摊上了。

不用说，等鞋做成，必定是巧手姐先来个百般验看。

她说什么也不能让婆家姐姐挑出毛病来。

守明最后选中了枣花型。

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，四月春深，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，她抬眼就看见了，现成又对景。

枣花单看有些细碎，不起眼，满树看去，才觉繁花如雪。

枣花开时也不争不抢，不独领枝头。

枝头冒出新叶时，花在悄悄孕米。

等树上的新叶浓密如盖，花儿才细纷纷地开了。

人们通常不大注意枣花，是因远远看去显叶不显花，显绿不显白。

白也是绿中白。

可识花莫若蜂，看看花串中间那嗡嗡不绝的蜜蜂就知道了，枣花的美，何其单纯，朴素。

枣花的香，才是真正的醇厚绵长啊！

守明把第一朵枣花“搬”到鞋底上了。

她来到枣树下，把鞋底的花儿和树上的花儿对照了一下，接着鞋底上就开了第二朵，第三

朵……那时生产队里天天有活儿。

守明把鞋底带到地里，趁工间休息时纳上几针。

她怕地里的土会沾到白鞋底上，用拆口罩的细纱布把鞋底包一层，再用手绢包一层，包得很精样，像是什么心爱的宝贝。

她想到姐妹们和嫂子们会拿做鞋的事打趣她，不知处于何种心理需求，她还是忐忑忐忑地把“宝贝”带到地里去了。

那天的活儿是给棉花打疯杈子，刚打一会儿，她的手就被棉花的嫩枝嫩叶染绿了，像扑克牌上大鬼小鬼的手。

这样的手是万万不敢碰上白鞋底的，若碰上了，鞋底不变成鬼脸才怪。

工间休息时，她来到附近河边，团一块黄泥作皂，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。

这还不算，拿起鞋底时，她先把手可能握到的部分用纱布缠上，捏针线的那只手也用手绢缠上，直到确信自己的手不会把鞋底弄脏，才开始纳了一针。

守明是躲到一旁纳的，一个嫂子还是看到了。

底是千层底，封底是白细布，特别是守明那份痴痴迷迷的精心劲儿，一看就不同寻常。

嫂子问她给谁做的鞋。

守明低着头，说：“不知道！”

她一说“不知道”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一齐围拢来，拿这个将要作新娘子的小姑娘开玩笑。

有的说，看着跟笏板一样，怎么像个男人鞋呢！

有的问，给你女婿做的吧？

有人知道那个人的名字，干脆把名字指出来了。

## &lt;&lt;刘庆邦短篇小说选&gt;&gt;

守明还说“不知道”。

她的脸红了，耳朵红了，仿佛连流苏样的剪发也红了。

剪发遮不住她满面的娇羞，却烤得她脑门上出了一层细汗。

她虽然长得结结实实，饱饱满满，身体各处都像一个大姑娘了，可她毕竟才十八岁，这样的玩笑她还没经过，还不会应付。

她想恼，恼不成。

想笑，又怕把心底的幸福泄露出去，反招人家笑话。

还有她的眼睛，眼睛水汪汪、亮闪闪的，蕴满无边的温存，闪射着青春少女激情的火花，一切都遮掩不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后来她双臂一抱，把脸埋在臂弯里了，鞋底也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这样，谁也看不见她的眼睛和她的“宝贝”了。

姐妹们和嫂子说：“哟，守明害羞了，害羞了！”

她们的玩笑还没有完，一个嫂子惊讶地哟了一声，说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守明快看，路上过来的那个人是谁？”

说着对众人挤眼，让众人配合她。

众人说，不巧不成双，真是的呢！

守明的脑子这会儿已不会拐弯儿，她心中轰地热了一下，心想，路上过来的那个人一定是她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在大队宣传队演过节目，和大队会计又是同学，来大队部走走是可能的。

她仿佛觉得那个人已经到了她眼前，她心头大跳，紧张得很。

别人越是劝她，拉她，让她快看，再不看那人就走过去了，她越是把脸埋得低。

她心里一百个想看，却一眼也不敢看，仿佛不看是真人真事，一看反而会变成假人假事似的。

守明的一位堂姐大概也受过类似的蒙蔽，有些看不过，帮守明说了一句话，让守明别上她们的当。

又说，我守明妹子心实，你们逗她干什么。

守明这才敢抬起头来，往地头的大路上迅速瞥了一眼，路上走过来的人倒是有一个，那是一个戴烂草帽、光脊梁、像吓唬老鸱的稻草人一样的老爷爷，哪里是她日思夜想的那个人。

心说不看，管不住自己，还是想看，一看果然失望。

守明觉得受了欺负，跃起来去和那位始作俑的坏嫂子算账。

那位嫂子早有防备，说着“好好，我投降”，像兔子一样逃窜了。

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，守明的心里像是生了杈子，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。

河那边就是那个庄子的地，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，就是那个庄子，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。

也许过个一年半载，她就过桥去了，在那边的地里干活，在那个不知多深多浅的庄子里住，那时候，她就不是姑娘家了。

至于是什么，她还不敢往深里去想。

只想一点点开头，她就愁得不行，心里就软得不行。

棉花地里陡然飞起一只鸟，她打着眼罩子，目光不舍地把鸟追着，眼看着那只鸟飞过河面河堤，落到那边的麦子地里去了。

麦子已经泛黄，热熏熏的南风吹过，无边的麦浪连天波涌。

守明漫无目的地望着，不知不觉眼里汪满了泪水。

第一次看见那个人是在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，那个人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大批判的稿子，她不记得稿子里说的是什么，旁边的人打听那个人是哪庄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她却记住了。

那个人头发毛毛的，唇上光光的，不像个成年人，像个刚毕业的中学生。

她当时想，这个男孩子，年纪不大，胆子可够大的，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那么长一大篇话，要是她，几个人抬她，她也不敢站起来。

就算能站起来，她也张不开嘴。

再次看见那个人是大队宣传队在她们村演节目的时候，那个人出的节目是二胡独奏，拉的是一支诉苦的曲子，叫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……那个人拉时低着头，塌蒙着眼皮，精神头儿一点



## &lt;&lt;刘庆邦短篇小说选&gt;&gt;

也不高，想不到他拉出的曲子那样好听，让人禁不住地眼睛发潮，鼻子发酸。以后宣传队到别的村演出，到公社去演，他跟别的姐妹搭成帮，都追着去看了。看到那个人不光会拉二胡，吹笛子，还会演小歌剧和活报剧。演戏时脸上是化了妆的，穿的衣服也是戏中人的衣服，这让守明觉得那个人有点好看。要是舞台上有好几个人在演，守明不看别人，专挑那个人看。她心里觉得和那个人已经有点熟了，她光看人家，不知人家看不看她。她担心那个人看她时她没有注意到，就不错眼珠地看着那个人的一举一动。她这个年龄正是心里乱想的年龄，难免七想八想，想着想着，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。她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对象，要是没对象的话，不知那个人喜欢什么样的……她突然感到很自卑，有一次戏没看完就退场了。在回家的路上她骂了自己，骂完了她又有点可怜自己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。

有一天，家里来个媒人给守明介绍对象，守明正要表示心烦，表示一辈子也不嫁人，一听介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让她做梦的那个人，她一时浑身冰凉，小脸发白，显得有些傻，不知如何表态。媒人一走，她心说，我的亲娘哎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！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。

母亲以为她对这门亲事不乐意，对她说，心里不愿意就说不愿意，别委屈自己。

守明说：“妈，我是舍不得离开您！”

守明相信慢工出巧匠的话，她纳鞋底纳得不快。

她像是有意拉长做鞋的过程，每一针都慎重斟酌，每一线都一丝不苟。

回到家，她把鞋底放在枕头边，或压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都纳上几针，看上几遍。

拿起鞋底，她想入非非，老是产生错觉，觉得捧着不是鞋，而是那个人的脚，她把“脚”

摸来摸去，揉来揉去，还把“脚”贴在脸上，心里赞叹：这“脚”是我的，这“脚”真不错啊！

既然得了那个人的“脚”，就等于得到了那个人的整个身体。

有天晚上，她把“那个人的脚”搂到怀里去了，搂得紧贴自己的胸口。

不料针还在鞋底上别着，针鼻儿把她的胸口高处扎了一下，几乎扎破了，她说：“哟，你的趾甲盖这么长也不剪剪，扎得人怪痒痒的，来，我给你剪剪吧！”

她把针鼻儿顺倒，把“脚”重新搂在怀里，说：“好了，剪完了，睡吧！”

她眯缝着眼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心跳，眼皮也弹弹地跳。

点上灯，拿起小镜子照照脸，她吓了一跳，脸红得像发高烧。

她对自己说：“守明，好好等着，不许这样，这样不好，让人家笑话！”

她自我惩罚似地把自己的脸拍打了一下。

媒人递来消息，说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。

守明一听有些犯愣，这真应了那句脚大走四方的话。

看来手上的鞋得抓紧做，做成了好赶在那个人外出前送给他。

那个人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还，她一定得送给那个人一点东西，让那个人念着她，记住她。

她没有别的可送，只有这一双鞋。

这双鞋代表她，也代表她的心。

她有点担心，那个人到了外边会不会变心呢？

这时妹妹插了一手。

趁守明眼错不见，拿起鞋底纳了几针。

她一眼就发现了，一发现就恼了，她质问妹妹：“谁让你动我的东西，你的手怎么这么贱！”

她把鞋底往床上一扔，说她不要了，要妹妹赔她。

妹妹没见过姐姐这么凶，她吓得不敢承认，说她没动鞋底子，连摸也没摸。

“还敢嘴硬，看看那上面你的脏爪子印！”

她过去一把捉住妹妹的手，捉得狠狠的，拉妹妹去看。

妹妹坠着身子使劲往后挣，嚷着坚持说没动，求救似地喊妈，声音里带了哭腔。

## &lt;&lt;刘庆邦短篇小说选&gt;&gt;

母亲过来，问她们姐妹俩又怎么了。

守明说妹妹把她的鞋底弄脏了。

母亲把鞋底看了看，这不是干干净净的嘛！

守明说：“就脏了，就脏了，反正我不要了，她得赔我，不赔我就不算完！”

“她觉得母亲在偏袒妹妹，把妹妹的手冲母亲一扔，扔开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不算完怎么了，你还能把她吃了。”

你是姐姐，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子。

“母亲又吵妹妹：“愣在那里干什么，还不下地给我薅草去！”

“妹妹如得了赦令，赶紧走了。”

守明把母亲偏袒妹妹的事指出来了，说：“我看你就是偏向她！”

“她隐约觉出，母亲开始把她当成人家的人了，这使她伤感顿生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们姐妹都是我亲生亲养，我对哪个都不偏不向。”

我看你这闺女越大越不懂事，不像是个有婆家的人。

要是到了婆家，还是这个脾气，说话不照前顾后，张嘴就来，人家怎么容你，你的日子怎么过？”

“母亲的话使守明的想法得到印证，母亲果然把她当成人家的人了，她说：“我就是不懂事……我哪儿也不去，死也要死在家里！”

“说着一头扑在床上就哭起来了。”

哭着还想到了那个人，那个人要远走，也不来告诉她一声，不知为什么！”

这使她伤心伤得更远。

母亲坐在床边劝她，说鞋底别说没脏，脏了也不怕，到时用漂白粉擦一遍，再趁邻家在大缸里用硫磺薰粉条时薰一遍，鞋底保证雪白雪白的，比戏台上粉底朝靴的漆白底都白。

守明把母亲的话听到了，也记住了，但她的伤感并不能有所减轻。

在一个落雨的日子，守明把鞋做好了，做得底是底帮是帮的，很有鞋样儿。

她把鞋拿在手上近看，靠在窗台上远观，心里还算满意。

鞋做成后，守明不大放得住。

那双鞋像是她心中的一团火，她一天不把“火”送出去，心里就火烧火燎的。

还好，那个人外出的日期定下来了，托媒人传话，向她约会，她正好可以亲手把鞋交给那个人。

约会的地点是那座高桥，时间是吃过晚饭之后。

当晚守明没有吃饭，她心跳得吃不下。

等别人吃过晚饭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那天晚上月亮很细，像一支透明的鸽子毛。

星星倒很密，越看越密。

守明心想，一万颗星星也顶不上一颗月亮，要这么多星星有什么用。

地里的庄稼都长出来了，到处像黑树林，有些吓人。

母亲要送她到桥头去。

她不让。

守明把一切都想好了，她要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试一试，那个人若说正好，她就不许他脱下来，让她穿这双鞋上路——人是你的，鞋就是你的，还脱下来干什么！

临出门，她又改变了主意，觉得只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试试新就行了，还得让他脱下来，脱下来带走，保存好，等他回来完婚那一天才能穿。

她要告诉他，在举行婚礼那一天，她若是看不见他穿上她亲手做的这双鞋，她就会生气，吹灭灯以后也不理他。

当然了，就这个事情守明会征求他的意见，他要是点头同意了，守明就等于得到一个比穿鞋不穿鞋意义深远得多的重大许诺，她就可以放心地等待他了。

守明的设想未能实现，她两次让那个人把鞋试一试，那个人都没试。

第一次，她把鞋递给那个人时，让那个人穿上试试。

那个人对她表示完全信任似地，只是笑了笑，说声谢谢，就把鞋竖着插进上衣口袋里去了。

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二人依着桥上的石栏说了一会儿话，守明抓了一个空子，再次提出让那个人把鞋试一试。那个人把他的信任说出来了，说不用试，肯定正好。

“你又没试，怎么知道正好呢？”

“那个人固执得真够可以，说不用试，他也知道正好。”

直到那个人说再见，鞋也没试一下。

那个人说再见时，猛地向守明伸出了手，意思要把手握一握。

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。

他们虽然见过几次面，说过几次话，但从来没有碰过手。

和男人家碰手，这对守明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她心头撞了几下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低着头把手交出去了。

那个人的手温热有力，握得她的手忽地出了一层汗，接着她身上也出汗了。

她抬头看了看，在夜色中，见那个人正眼睛很亮地看着她。

她又把头低下去了。

那个人大概怕她害臊，就把她的手松开了。

守明下了桥往回走时，见夹道的高庄稼中间拦着一个黑人影，她大吃一惊，正要折回身去追那个人，扑进那个人怀里，让她的那个人救她，人影说话了，原来是她母亲。

怎么会是母亲呢！

在回家的路上，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。

后记：我在农村老家时，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。

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，先是舍不得穿，想留作美好的纪念。

后来买了运动鞋、皮鞋之后，觉得那双鞋已经过时了，穿不出去了。

第一次回家探亲，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。

那姑娘接过鞋后，眼里一直泪汪汪的。

后来我想到，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，我辜负了她，一辈子都对不起她。

……

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编辑推荐

短篇王的经典文集，短篇小说的教科书。

<<刘庆邦短篇小说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